

opusdei.org

Louise Lalu: My Life

Louise Lalu, a cooperator from Congo, recounts how she overcame great adversity to become a doctor. She also helps promotes Harambee programs in Africa.

2008年4月22日

路易丝·拉鲁：我的生命

路易丝·拉鲁是一位来自刚果的主业会协助人，叙述到她如何克服重重困难与逆境，成为一名医生。同时她也协助促进在非洲进行的 Harambee 计画

Harambee是一项为了促进在非洲近撒哈拉沙漠区的发展计画，这项计画让非洲人自己成为发展计画中的主要参与者。Harambee的“诞生”是在2002年，为了感念圣施礼华册封为圣人，宗旨在协助非洲的发展。当时从世界各地募得超过一百万欧元，也使Harambee能顺利资助二十四项计画的进行。

五年后，於2007年，Harambee在非洲追加进行四项新计划。其中一项是为了位在刚果Kinshasa市郊的六百位母亲们和数以千计的孩童们，建立健康卫生系统。路易丝·拉鲁负责协助规划这项计画，而以下是她的故事：

我的父亲母亲

我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，一个名为Lodja的小镇。按照本地早婚习俗，我父母很年轻时便结了婚。天主给了他们十二个子女，其中十个仍在世。我的父母，作为虔诚的基督教徒，很重视要让我们受良好的基督徒教育。

我的母亲，荷西玛利亚，以极大的关爱养育我们。除了亲吻和拥抱，当我们在不当的时候嬉戏玩耍，或在不适的地點大声喧哗吵闹时，我们也会受到严厉的惩戒。

我的父亲，戴蒙家安德亚，是个善良诚实的人。他总是积极地去帮助和安慰别人。我记得在家裡附近常听见小孩哭鬧，因为他们的妈妈为了要养家而必需外出工作。我父亲不忍听到他们的哭声，便会过去哄他们直到他们安静下来。他在一所非常简陋、甚至缺乏基本设施的本地学校教六年级，很多小孩因家庭贫困而不能上学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我父亲会跟校长說，从

他的工资中扣除学费好让孩子来上学。

学校生活

由於我们的父亲是教师，我们可以免费上学。这事关重大，因为我们一家仅有微薄的收入，我们只能用年底剩下来的一鲇鲇钱去买衣服，但是我们买不起鞋，大家都是赤脚上学的。我们也买不起牛奶或面包；当有些钱时我们就买香蕉当早餐。

往返奔波

我们村裡沒有中学；最近的一所約在五里外。小学毕业后，我开始得每天穿过丛林去上学。丛林也就是坟墓的所在地--离城镇远远的--更不用說丛林中的各樣蛇虫，甚至还偶有在荒野中閒逛，寻找猎物的飢饿狮子。每次行程都是一次冒险。我父亲会陪我走到荒野的尽头，在那裡我会跟其他的中学生会合並继续前行。当有些日子，他们沒在那裡时，我的父亲便会

陪我走完全程。那是几年辛苦的日子，我要走五里路，又没有早餐，全程都害怕地颤抖着。而在下午，另一次漫长的旅程回家。吃完简便的晚餐，我便读书，到了上床的时候，我已经筋疲力尽，而且还並未能唸到很多书。在少数几位有能力上中学的朋友中，很多都退了学，因为对他们来说这太辛苦了。

崭新的发现

在那些路程中，我遇到了一个女孩，莫卡歌乐，我们成了好朋友，她在一所天主教学校就读，一天她带我去看她的学校，並把我介绍给一位修女--亚里木图珍妮修女认识。她难以相信我已经小学毕业，因为我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。她帶了本法文版的新約並让我开始唸，测验测验我而我竟然看得懂。我实在太喜欢珍妮修女和她的学校，以至於希望尽快能成为天主教徒。当我跟父亲谈及此事时，他的回应是虔敬的，留心於圣神的启发：

「如果天主召叫你走上这条道路，我是不会反对的。」於是我上了天主教道理课，並在十四歲时领洗了。我的父亲非常高兴，他允许我接受住宿生獎学金。那是我生命中一段很快乐的歲月，我有较好的学习环境，而且在星期天，我可以和我四个朋友一起在教区的歌詠团唱歌。

到上了中学的第三年，由於统治我国的独裁者(Mobutu Sese Seko)不时的突发奇想，令课程不断地改变，我的学业开始变得不规律。最终我们的学校以及那一地区其它125间学校都被迫关闭。不过，感谢天主，教区的神父鼓励我们五个人继续我们的学业，他並帮我们爭取到一所天主教住宿学校的獎学金，学校位在国内另一地区，远到得须坐三天火车才能到达。

在当时，女儿们要得到父母的允许去住宿学校並非易事，他们认为女人学裁缝和如何持家已经绰绰有余了。但

是，我的父亲告诉我：「如果那所学校能帮助你提昇你的教育，我全力支持。」

神父为我们支付了旅费和购买校服的花费。在那所学校，我大开眼界，不仅因为很多同伴来自其它社会阶层，也因为所有事情对我来说都是新奇的——干燥、凉爽的气候；风俗习惯；饮食。事实上，也因为如此的迥然不同，以致於我四个朋友中的两个因无法适应而辍学回家。

医学梦

当我们完成中学后，被问及之后想学些甚么，我坚决地回答到：「医学。」自从孩童时，这已是我的梦想。其她的女孩们都很震惊。我认真地回答說：「我要成为一名医生！」然而，又一次地面临到金钱上的困难。不过，我的父亲给了我自由，並如往常一般，鼓励我想办法解决问题。我常发现天下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。最要紧的是要有决心为达目标而

不惜作出牺牲。我跟一些人谈过，其中一位是教区的主教，莫堪嘉蒙布主教。虽然他也十分惊讶我有志要学医，但是他写信给他的朋友，京刹沙大学的注册主任帮我，並强调說我应亲手把信交给他。当他知道我没有买机票的钱时，主教甚至主动提出要替我支付。

大学生涯

很幸运地，我父母有很多兄弟姊妹，侄儿侄女和表亲散居在国内各处。我母亲的两个姐姐恰巧住在京刹沙。当我抵达那城市时，我的阿姨和表兄弟姐妹都对我即将进大学而感到很惊讶。那是前所未闻的，特别是身为女性，我甚至是整个家族中第一个有这念头的。

大学距阿姨家有七公里路程，当我到达时，我向圣母祈祷，祈求她帮我顺利将那封信交给注册主任，每个人都告诉我这几乎是不可能的，但是机缘巧合，因为注册主任也是从我那一地

区来的，他的私人秘书误把我当成他的妹妹，而让我进了他的办公室！註冊主任非常鼓励我，並让我随时开始入学，而他将会处理註冊的事宜。除了登记註冊外，其它像书本、三餐和交通等“小琐事”也必须办妥。当同学在温习笔记时，我向他们借书，並尽可能的“狼吞虎嚥”下所有内容，起初他们对这个安排感到不便，不过当我让他们看我的笔记时，他们变得喜欢这项安排了。在吃饭方面，有时我不吃。此外，为了能早站到学校，在容纳一千人上课的演讲厅裡，找到一个前排的座位，我每天四站半起床，干脆不吃早餐空著肚子走七里路。我从早上八站上课到下午六站，之后返回阿姨家。有时如果我的朋友为我付车票钱，我便能搭公车，有时候他们甚至会为我买月票。有三次，我因为饥饿和劳累而昏倒在课堂上，幸运的是当註冊主任得知后，他替我安排保留第一排座位，好让我每天能多睡一站。

第二年，多虧一位慷慨大方的朋友相助，我能夠搬進大學宿舍，但是，我还是必需向朋友“借”所有的东西——食物、衣服，甚至肥皂。同时，我需要到处打工以维持生计。要兼顾工作和课业並不容易，但好在我还是能取得好成绩。

也就是在那几年中，我认识了主业会。现在呈现在我面前的是崭新的景況，一个圣化工作和日常生活的景像。我被那在日常生活中成圣的精神深深吸引着，遂要求成为主业会协助人。

大医院小医师

当我2001年毕业时，必须要像所有大型国立医学院的新毕业生一般，进行驻院实习测验，这是一系列很难考的试。但是，借着圣母的帮助，我考得不错，她在那些考试中帮助了我，並且总是继续给我助祐。

之后，我被其中一位考试官受聘到一家私人医院工作。也就是在那儿，我开始体会到主业会的精神对我生命的影响。我很感谢在主业会所受到的培育，让我能井然有序、有条不紊、责无旁贷地仔细做好自己的工作，看待每位病患为极有尊严需要医治的人，而非一个“个案”或仅仅是个病历号码。

我的现况

在这几年中，我的工作让我能帮家中渡过几次难关；由於战争他们必须离开我们的家乡。当我开始工作时我有能力供我六个弟妹读书；他们答应努力学习和尽其所能的争取一切机会进大学。我也把两个表亲接来家中，他们是我在京刹沙已故阿姨的孩子。

2004年我去马德里，参加一个由查理斯三世国家卫生机构所举办的研讨会。当时我并不知道圣施礼华(主业会创办人)一位我万分感谢、亏欠许多的人，在 1930年代当肺病还是不治之

症的艰难歲月时，曾在那家医院照料过肺癆病患。

多亏西班牙国际合作协会所给予的獎学金，让我能再次重返马德里，为取得公共卫生硕士学位，並完成传染病理学博士学位的课程，主修我国常见的疾病。

同时，我也尽一切所能去协助一些非政府组织计画，例如：在圣施礼华封圣时开使进行的Harambee计画，帮助许许多多的非洲同胞，去建立一个崭新的非洲。

为了跟随父母亲的典范，去照顾我的大家庭，现在我仍然须要面对一些经济上的难题。

我很感谢天主，每在我生命艰难时刻，都赏赐给我必需的力量和不屈不挠的决心。我深信经由圣母的代祷，天主总是在我身边安排对我生命十分重要的贵人：我的中学朋友以及学校的修女，多亏了她们，使我成为天主

教徒；那位教区的神父和主教；帮助我在行医中去圣化自己工作的主业会女会员们；甚至是那位错把我当成是注册主任妹妹的秘书！我感谢天主赐给我这些人，由於当时他们伸出援手的相助，让我现在能够有能力为他人献上一臂之力。

pdf | document generated
automatically from [https://
dev.opusdei.org/zhs/article/louise-lalu-
my-life/](https://dev.opusdei.org/zhs/article/louise-lalume-life/) (2025年8月13日)